

草木光阴

早年的真实写照。那时不懂养护,只知多肉耐旱,长期疏于浇水,根系彻底干透,轻轻一提,整株便脱离盆土,松动得像一颗摇摇欲坠的蛀牙。

窝在客厅沙发上,目光穿过玻璃推拉门,落向一阳台及花草,恍惚间,想起大学寝室那盆吊兰。

当年寝室狭小逼仄,八个人同住,转身都容易互相磕碰。可窗台那一盆吊兰,却给拥挤狭小的空间破开一抹温柔绿意。细长叶片顺着盆沿垂落,绿调层次分明:深绿似墨玉,浅绿如春水。到了花期,缀满细碎白花,花瓣薄得透光,嫩黄花蕊亭亭挺立。花开之时,淡淡的清香漫满整间寝室,香气不浓烈刺鼻,温温柔柔,缓缓浸入鼻息,生怕惊扰屋里休憩、读书的人。

这盆吊兰是往届学姐留下的。我不知她模样,也不知她当初花多少钱买下,初见时大半叶片蔫软趴在盆边,细看才知晓是长期缺水所致。

或许吊兰本身皮实好养,又或许我倾注了十足耐心照料,数月后它便长得郁郁葱葱,垂叶顺着盆沿拖下几十公分长。窗外清风穿堂而过,枝叶轻轻摇曳,仿佛在感念我的照料。写作业疲惫时,我便抬眼望向它,看阳光穿透玻璃窗,细小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沉起落。那一刻,流动的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人不由自主放空发呆。

可惜毕业离校,无法将它带走,只能留在窗台,如同当年留下吊兰的学姐一般。临行那日,指尖抚过柔韧枝叶,心头酸涩不已,像送别一位相伴许久的老友。万般不舍,却又无可奈何。

往后每每回想,心中总生出万千感触:不知后来何人照料它,是否按时浇水,能否日日晒到充足阳光。这些细碎念头时常浮上心头,转瞬又归于沉寂,如同湖面漾开的涟漪,终会平复。可我清楚,平静只是表象,心底藏着一块石子,每当思绪翻涌,便轻轻硌一下心口,不痛,却始终无法忘怀。

其实大多数人养花,心境大抵都如我一般复杂。起初满怀期待播种撒花种,到最后只剩一堆空花盆。说辞虽夸张,实情却相差无几。刚买回的花木生机勃勃,到我手中不出半月,便日渐萎靡:叶片泛黄,继而枯萎,最后根系腐烂在泥土里。捧着空空的花盆,懊恼与不甘交织。那些陶制、瓷质、塑料的空盆,静静地立在阳台角落,像一座座沉默的小碑,埋葬我一次次燃起、又落空的期许。

网上教程总说浇水要见干见湿,施肥要薄肥勤施,我逐条用心照做,可花木依旧难以存活。其中一盆栀子花,最令我惋惜痛心。刚购入时满枝花苞,青碧如翡翠,圆鼓鼓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绽开雪白花瓣。我日日观望、满心期盼,等着它盛放,让花香填满屋子。可花苞未曾绽放,便无声无息悉数脱落。我翻遍养护攻略,有人说湿度不足,有人说土壤偏碱,还有人说缺少微量元素。我换花盆、调配新土、喷洒药剂补救,它终究没能熬过,慢慢枯死。我对着花盆静静凝望许久,最后端到楼下垃圾桶旁,放下便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许是栽种得多了,我慢慢摸透草木习性,又常看养花博主分享经验,我打理的花草蔬果,渐渐长成心中期许的模样。

收获了养花的成就感,便总忍不住添置新株:在网上网购几盆,在线下花店挑选,或是和喜爱花草的友人互换植株。多肉最易繁殖,一片叶片就能扦插成活,日积月累,大大小小竟攒下四五十盆。阳台渐渐摆放不下,我又网购铁艺悬挂花架,挂上婚礼油画吊兰。如今,清晨醒来或是下班归家,第一件事便是推开窗,满目深浅交错的绿意,点缀星星点点各色繁花。我偏爱草木独有的清润气息:泥土微腥、露水微凉、花香浅淡,万般气息糅合在一起,滋味难以言说,像童年旧事,像远方故乡,像所有遥远又温柔的美好。

我生于农家,骨子里亲近种菜务农,儿时记忆早已留下印记:跟在父母身后,看他们翻土、挖坑、撒种、间苗,一整套农事动作,深深烙在心底。

如今没有自家田地,便以花盆替代,陶盆、塑料盆、木箱子,全都填满泥土。只要能适应九寨沟气候、易于打理的蔬菜,我都愿意尝试:小白菜、香葱、韭菜、小萝卜、生菜,还有番茄、黄瓜。撒下种子,每日抽空探望,看嫩芽破土、舒展新叶、慢慢拔高。这份日复一日的等候,是独属于我的小小盼头。清晨起身巡查花草菜畦,分辨哪一盆该补水、哪一盆该追肥,平凡的一天,便这般温柔开场。

收成尚可,除寒冬时节外,一年四季基本都能吃上自家栽种的青菜。随手掐一把新鲜菜叶洗净,下面条、凉拌或清炒,厨房瞬间萦绕清鲜香气。烟火热气裹挟油香蒜味,底色却藏着蔬菜独有的清苦,是未经化肥催熟、菜市场买来的菜永远没有的原生滋味。市面上售卖的蔬菜,外形规整鲜亮,精致得失真。它们依靠农药化肥加速成熟,装箱运往城市各处,摆放在灯火通明的商超、菜市场。不曾承接清晨露水滋养,不曾听过林间虫鸣雀语,更不曾被一双满怀期许的眼眸日日凝望。

闲眼时,我泡一杯淡茶坐在客厅。目送夕阳从对面楼顶缓缓下沉,落日余晖为每一片枝叶镀上金边。蝴蝶兰静静盛放,多肉饱满充盈,番茄果实在晚风里轻轻摇晃,刚撒下的种子,还在泥土里默默酝酿生机。对面居民楼的灯火次第亮起,各家厨房飘出炒菜油烟,混杂饭菜香气,这便是踏实动人的人间烟火。

待放的花苞、新生的绿植、即将入土的种子,都守在这一方小小阳台上,与我共享同一段缓缓流淌的光阴。

养花种菜,说到底,照料的从不止草木蔬果,更是学会与漫长光阴共处的耐心,是和琐碎日常和解的包容。满眼绿意、四季花开、泥土里萌发的细碎希望,都在轻声告知我:日子不必追赶,慢慢经营,自会结出独属于自己的馈赠。这份收获无关大富大贵、功成名就,只是清晨一滴清露,午后一缕暖阳,傍晚一杯清茶;是亲眼见证自己埋下的种子,不疾不徐,长成它本该有的模样。

■李悦

家里阳台是我的菜园,也是花园。说是菜园,其实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可就是这么一方天地,竟也让我在家里过上了半农半闲的日子。早上推开窗,护栏上挂着露水,空气里飘着土腥味,还混着丝丝凉气。那一刻总能让我想起小时候跟着父母下地的光景:露水把裤脚浸得透湿,父亲扛着锄头走在前头,我跟在身后,踩着他的脚印走。他的脚印深,我的脚印浅,一深一浅,慢慢往田地深处而去。

黄瓜收完一茬,正结第二茬瓜。藤蔓顺着护栏的不锈钢管向上攀缘,叶片肥厚油绿,巴掌大小层层铺开。清晨俯身细看,叶尖垂着晶莹露水,亮闪闪的。我凑近端详,借着天光才发觉,小小的水珠里竟盛得下对面楼宇、头顶晴空,只是天地缩影,渺小得惹人欢喜。

生菜大多已经采收完毕,能吃的都摘了,余下几棵抽了薹,缀着一簇簇细碎小黄花,反倒生出几分野趣,我舍不得拔除。花粒细小如米粒,一丛丛攒在枝头,随风轻轻摇晃。常有蜜蜂循着花香飞来,嗡嗡地绕着花株打转,我不靠近惊扰,只是远远地静静看着。这般老去的生菜,仍能引来蜂蝶驻足,心底泛起说不清道不明的触动,算不上纯粹的感动。望着纷飞的蜂群忽然明白,人生亦如此,年岁老去,从不是一无是处。

腾出几个空花盆,盆土依旧疏松,没有板结结块。我伸手拨了拨泥土,打算撒上小白菜种子,慢慢等候嫩芽破土。从前我做什么都满心焦躁:等公交、等书信、等人赴约,无一不心急。如今静待种子萌芽、繁花盛放、青瓜转熟,反倒生出几分禅意——万事自有时序,急也无用。

几株小番茄长势喜人,果实累累垂挂枝头。红果似玛瑙,黄果如琥珀,一串串坠弯纤细枝条。我时常摘下几颗,或是拌进沙拉,或是直接当鲜果零食。不由得忆起从前母亲栽种番茄,成熟后总一背篋一背篋往家运。自家吃不完,大多挑去集市变卖。换来的钱,换成家中米面、油盐,也凑成了我的学费。

再看盆中花草,开得最盛的当数蝴蝶兰。紫红色花瓣触感似柔软绒布,微风拂过,花枝轻颤,宛若一群振翅欲飞的彩蝶。我拍下照片发给亲友、同事,他们竟都问是不是仿真假花。这话让我心底生出几分得意,又夹杂一丝失落:得意于自己把花养得鲜活精致,精致到不像凡俗草木;失落于这般灵动鲜活的生机,竟会被认作人造摆件。我凑近轻嗅,这花并无浓郁香气,可这份无声静默的美感,远比馥郁花香更耐人回味。

多肉长势蓬勃,株株饱满圆润,一盆挨着一盆挤在阳台。我总爱用指尖轻触肥厚叶片,触感紧实温润。晴好午后,叶片边缘晕开一层淡粉,泛着琥珀般通透光泽,只一眼,心底便柔软平和。我养多肉走过不少弯路,也曾枯死一大批,正如旁人打趣的:绿三天、黄三天,不出几日便彻底枯萎。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也是我

■阿约五来

木桌

藏寨把房屋交给大山
石头垒起墙体,木头接住风霜
一张矮桌,就贴着泥土安放

高原上许多命运的转折
并不发生在高耸的殿堂
它就发生在,人们屈膝坐下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的风,从雪峰滚落
穿过关帝庙,穿过嘉绒人家的房梁
远征者满身征尘,围坐于此

雪山的凶险,草地的苍茫
队伍心里的纠结,还有向北的向往
缓缓摊开在粗糙的木面上

大山养育的子民,心性如同土地

雪原

第 1499 期

■孙大钧

色尔古

车沿岷江向西。水雾
聚在玻璃上,雨刮推开又合拢——
像我们反复辨认,一条不断退后的来路

太阳沉进山脊,风突然有了棱角
半山腰经幡哗哗地
把自己摇曳
不落地,飘在峡谷

色尔古的石墙比掌心凉
旅人停下,不为
风景。走太久
想找一处屋檐,卸下鞋底泥

夜宿沙卡。无星
几盏灯在风里,把光揉成碎末
一碗酥油茶烫着指尖
奶香混着柴烟,涌进鼻腔
哪来顿悟——
不过是远来人,借滚烫
暖一暖,僵直十指

卡龙沟

无仙子。清晨冷
顺裤管,一节一节爬
苔藓吮饱昨夜雨
一脚踩下去,软得像踩进
时间塌陷的部分

卡龙沟的水不讲平衡
珍珠飞瀑砸向青苔石
溅起水花,凉得
一激灵。这才是山该有的样
不伺候镜头,不听赞美

洛格斯神山脚下,我跟
前面的人,笨拙转经筒
铜器磨出钝而沉
仰头望雪,颈椎酸
云杉立,一动不动
站那么高
高到,不必听我们喘息

达古冰川

坐上索道,下意识
拉紧领口。远处
冰川白得像来不及缝合的
裂口。风从峡谷灌
亿万年,化不开的冷

玛尼堆上,经幡褪成灰
对岸古树,把影子钉在水面
它们见过太多——
所以风来
不摇,不响

落叶不叫飘零
从枝头直栽进泥土
无人在意最后的光

山风照旧。鸟鸣照旧
不找传奇了
只站在这人间景色里
看一片叶子
落

